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　埙

謄録監生臣王朝寧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九首

故順天解元文川周君墓誌銘

不佞生則聞吾郡有周文川君云而是時君嘗領順天解又一再試太學冠諸生蔚蔚有聲然數奇阨於春官

試凡十餘上卒不第君亦自厭棄之徘徊山澤閒蓋余起家待罪中外臣至倦而歸歸而復起而君尚無恙自公卿大夫而下若氓畯稚婦亡不知有周解元者君竟不獲脫公車籍以老而迨其歿也天下不以爵而歸其達尊於君君之鄉縉紳吏民謀推君而祠諸學君之子堂又能以君弟光廷狀走百里而乞誌銘於不佞嗚呼周君亦豈竟終不遇哉按狀君諱照字光宙以字行世常熟人文川其別號也君之先為虞仲其後有士良者

用耆碩徵立拜御史士良兄曰某繇北郭遷邑治東遂為著族某有五丈夫子長曰鼎鼎子瓚為封吏部郎中公郎中公生二子其長曰木有子煦父子相繼起進士參長方岳為時名僚次曰彬應鄉薦以病死計郎例贈通州倅蓋通州公之棄君君甫十朞也而躃踊瘠毀若成人矣已從其伯父參岳公游參岳公敎之屬文即善屬文稍長補博士弟子諸博士弟子折年輩而推君君第以文雄長之耶乃自視歙然畀下之矣御史試而才

君俾受饘又為之行其字云名干毅皇帝嫌也君所為裦然丈於御史者以應鄉薦輒北參岳公為不懌久之曰此豈藝罪哉夫遘有時而發有地俾引例游北太學君顧念其母張太孺人不欲北既渡江中流徘徊却返參岳公怒曰若能即家釋褐耶張太孺人亦曰吾幸健若不以時自力而北無日矣君不獲已乃行諳太學祭酒王先生瓚復試而大奇之拔第一遂就順天試學士汪文莊公俊諭德顧文康公鼎臣復大奇之拔第一所

謂領解與冠太學者也三公既一時文章名臣所吹噓
靡不勃發而君盛年名家子中外爭指目謂一第芥取
而自其上春官則罷不復收矣君之初報罷有攜酒勞
者竊睨君作何狀君怡然無幾微第時時顧左右屈指
蓋爲日以侍太孺人耳叅岳公務爲名高也者而君數
佐以實蓋嘗請建吳公子游祠及坊於學宫左仲雍祠
於虞山顛爲鄉先生吳中丞訥李宗伯傑徐侍郎貫請
謚及從祠俱君白發其端而叅岳公行之者也當李公

之去其宗伯也以忤逆瑾故則靡不削門刺引去青門
時一蹇乘蹩蹩來獨君耳又為賦詩慷慨髮上指矣先
皇帝初工部李尚書拊循三吳以水利諮君君為條對
甚悉自是有白茆之役李公才君而使其子弟來受經
君所受經諸生王文恪毛文簡之名子弟也常熟屬倭
警君與議城城城阯多侵旁民居君中侵獨多或謂朝
設版夕詎君有耶君不顧曰邑無城即緩急身詎吾有
膚恤此畝畂地且以吾旁地損而完吾家以吾家損而

完吾邑得失孰重也周氏既用貴盛雄於鄉其長老多
簡倨惰接其伍子弟鮮衣怒馬饒聲酒之奉而君務折
節為恭儉恂恂長厚所接即稚子不以燕野老鈞席偶
俱造請士大夫風雨不避寒一裘暑一葛糜菜壓壓自
給也君於內行尤篤羣從中焞煒家旁落無倚割上産
贍之食必通甘苦徐氏之女弟貧為歸其夫婦而嫁其
二女於士族筐篚纖細自君所資也念通倅君蚤背而
太孺人不逮禄至諱日輙變服俯伏雪涕祠中日昃不

復食以為常君既老自廢而御史某某後先勸駕至為之式其閭表以棹楔郡太守盧大賓之席以請君逡巡弗敢應曰奈何以公車之遺而據父老上乎其老而益為恭不衰如此君生成化己丑八月二十四日卒以隆慶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春秋八十有八凡三娶為陳氏卞氏趙氏俱先卒有子某某葬於虞山西麓祖塋所著有易心逸說周易卦變解聖學體要及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嗟乎周君生樂土有資籍而不為變以共謹惇篤

稱八十八年如一日也此豈可勉强襲取哉少而斬用
騶顯屢絀顯不色得絀不色逆要其中必有以勝之者
當成化嘉靖間諸講學薦紳先生務立門户以名相傾
君嘿嘿至没齒出其書而始信其學之深攷其行而不
合於書者寡也縣官急求賢乃不獲以吳聘君陳公甫
例處君夫亦觀風者之責哉不佞所稱於君非不遇者
有誌及銘在銘曰
謂而璞中則玉謂而玉終則璞厥璞何在虞山之足牂

漓其真其以永堅後千百年精光燭天

明故徵士彭先生及配朱碩人合塟墓誌銘

王子曰吳中故名饒隱君子若皐伯通梁伯鸞其人者然其文釆不少概見何哉傳不云乎身旣隱矣焉用文之則夫修辭之士外恬穆而中動俠者又何擇也余為吳人多從吳賢士大夫游好稱說文先生文先生歿則又好稱說彭先生咸彬彬隱德文釆矣而彭先生貧不及中壽以死王子曰悲夫悲夫彭先生死矣即後進好

稱説焉能更二先生也夫皤皤黄耇天下模楷丈先生
庶幾近之若乃因時為跡匠心成言應不狥物止不近
名其猶在彭先生乎其猶在彭先生乎彭先生諱年字
孔嘉其先清江人有隷尺籍吳者遂為吳人而彭先生
之父昉嘗舉進士為新會令以不能其官輒去去不能
其家益旁落居邑邑不自得彭先生廢外務顧謂婦朱
精專其志而朝夕之曰奈何使二尊人食貧也自彭先
生任為子而新會公怡然忘貧曰吾今而後知為人父

者之樂也彭先生少穎卓嗜讀書讀多六經諸子史兩漢古金石言而不喜齷齪習舉子業新會公亦故任之曰毋苦兒即用是貴作乃翁趣矣新會公與配胡夫人相繼歿彭先生毀骨立悉廢著而共喪葬家以日益貧顧其學日益進益多長者游彭先生為文章工詳腴下筆不數千百言不止尤長記傳贊詠詩大抵宗初盛唐二杜旁及香山郢州精法書宗右軍黃庭魯公家廟率更九成行體翩翩看山矣吳中好事家以不得彭先生

書及詩若文為愧郡太守南充王公察彭先生孝廉上提學御史眞定楊公為下博士師幣徵彭先生入郡庠而歲廩之已又檄彭先生應鄉試彭先生為一之南都登鍾山望大江而返卒不請廩曰是升斗天子所活士以俟異日用者吾安得食之居無何竟請於後御史靳馮公以免人或謂彭先生不為儒生服當服若居士者彭先生謝曰吾安能畀時吾不及時耳且吾敢倍實而冒其名哉吳中好事家既雅已慕彭先生爭納屨謁請

至則奉酒炙為壽彭先生無所忤人人自喜謂得私彭先生彭先生好游吳諸名山若虎丘石湖天池玄墓尤數其所題詠流人間互傳寫之至紙為貴彭先生不為家衰橐中無羸金即以文請得少羸金趣送酒家矣彭先生雖日游於酒人乎其內行淳備諄諄人倫少弟沒無子養其嫠終身有寡姊迎之歸婦朱亦時時能先其意曰婦芶以一簪珥負二嫠者即為負彭先生彭先生既豪於文辭貌玉立秀爽甚然口不挂人臧否人故欲

試之沃之酒至醉益酒之益恂恂温恭長者故相夏公辟彭先生為記室謝弗就後復有織相羆以身後托彭先生裹百金裝為聘亦謝弗就問其故笑而不答於乎其介立獨往豈可與刺促嚇腐鼠者道耶然終始不欲去長者乃爾彭先生素强無疾晚得少疾即勑治後事時王子自陽羡歸疾作過吳門彭先生出視之為勞苦曰子憊耶吾乃能視子然吾不及新矣余怪弗敢詰既余歸病益甚然念彭先生不已而吳人張伯起為二賢

行憫余與彭先生病也無何彭先生竟不起當彭先生不起能豫為日至日炷香以測晷且盡曰未也更炷至半曰是矣遂脩然而逝彭先生生乙丑正月十三日卒嘉靖丙寅十二月初十日壽六十有二娶即朱先彭先生一年卒壽五十九子男一邑諸生履常女二適郡學生文元發鄭由恒孫男三女一尚幼履常將以丁卯三月五日庚申合彭先生與朱葬於長洲之武丘鄉之先塋而以書與狀請王子曰所辱與先子友者若而人所

不待先子而没者若而人而未有托也敢以不朽累子

王子業已病間歎曰嗟嗟而父吾友也病不死敢辭於

是强起為彭先生誌婦朱事彭先生有女德法當附書

銘曰

余偕而疾汝先蹶後汝不死銘幽闕素冠霓流淚川决

翩翩者旐汝東發介文先生謁二伯挾以遨遊悠大閲

精神行空魄栖宅隆慶改元春三月余銘汝名偕不滅

周一之墓誌銘

周君諱同字一之其先中牟人宋靖康中避敵而南居無錫久之徙吳郡之盤門髙帝下吳郡而周氏以髙貲聞舉鳳陽寢園賦已又繕金陵廊舍以是中落然世受儒不仕至正德中有敎授良者稍用其業顯繇博士為王官娶於朱寔生君君少而穎慧所受父書輒成誦尋能為制科業矣而試有司輒不利會母朱有疑疾醫弗能辨也君乃歎曰奈何諉母庸醫手耶且人子何能不醫而儒於是稍棄其業而業軒岐家言博求諸方術竟

用是起母朱而醫術亦大進會有詔召天下醫禮部試至者數百千人得十六人而君為首授太醫院醫士滿歲予冠帶其明年建慈慶宮而君當調護諸工役且上功藉當得官而母朱訃至即日號哭就道是時君窶甚力治喪而人謂李醫槖裝均之可得百金直以共喪費君弗應而徐曰嗟乎人子也長者任喪愛者任槖服除補入院當調護刑部獄囚君竊喜曰夫囚當死數也而天子且不忍死之庶幾知所以用仁哉而會郎直獄責

君長跪君不可曰郎治囚非治治囚疾者遂拂衣去改調護內館諸中貴人中貴人近用事人以賀君庶幾遷而中貴人苛責君禮君所以語之如語郎居三載禮部用他事罷君後君夷然弗屑也是時東郡謝榛以布衣游燕中善為詩君數奉之游而榛與世貞及濟南李攀龍善又亟聞其不肯跪郎事異之大將軍鷟北伐敵不知何所得君名以為賢而檄之入幕余與攀龍榛各為長歌贈君謂大將軍有揖客不益重耶然君益自辟遠

大將軍徐使人風君以武功爵又稅所獲邊馬之良者賜馬君前後力讓歸而大將軍用侈敗磔死諸從得官賞者皆奪君自如君之自大將軍擲而遂調護五軍將士凡六歲當遷祠部郎意有所望君君謝不能會朝殿灾當汰冗員而祠部郎遂以君名上報罷是時敎授公老而就君養君發憤咤曰天乎竟不得以一綵衣侍也自是鬱鬱不樂竟卒得年僅六十君為人中形豐下若負即之語温然退讓君子也稍與及忠孝節義事即目

張鬚盡磔而極論之不已其為詩歌多忿激用壯雜以詼諧譏世或旁托廣譬以發其所不平諸賢士大夫不能盡君才然亦不敢狎視君其最顯者陸文裕公深折行而請交君既游燕久所與交多曹署或布衣爾汝而其後漸以貴君輒自引避曰以我昔而加彼彼有所不受彼以今加我我亦不能受以故若貴溪分宜諸公在相位翊公寵用事爭欲客君不得而君亦坐此終困家貧無立錐地日置口醫藥間而急於赴義好施予所善

李奎魏棠有他故以百金請至廢内裝予之而不責券其卒日無以為殮君始妻於盛繼徐有子三人長爻補籍為醫士配蔣次乂配唐蚤卒皆盛出又次爼為京兆諸生配王徐出也孫男四曰室曰家曰官曰守室亦京兆諸生孫女四爼之狀曰語有之期年樹穀百年樹德余之先自宋而勉為德者毋啻百年而始一見於教授公再見於我府君而俱未有究也乃府君竟含志欝欝以歿嗟夫嗟夫余聞其語而悲之盖君歿之二年而塟

於吳山徐家墩之新阡葬之十六年而予為之誌銘其辭曰

其矻然而不下者其氣耶鬱然而不泯者其志耶銘乎氣可以平矣狙乎志待汝而吐矣

太學三槐魏君暨嚴孺人合葬墓誌銘

君姓魏氏諱績其先指樹而生布柯隴右遂齊皇曹降葉江左亦稱令甲五世祖某少孤育於從母夫繆肩畢氏之占冀成外家之相孫枝蟬嫣襲而未改王父奎含

章自怡臯丘之間澹如也以季子恭簡公推恩為比部郎章服四品長子真義府君諱學於君為父尤有至行薄耕藏名入羣無擾醇醪養德孕𣪍不傷君少而秀髫齒弱吐鋒頴府君大異望之樹庭槐者三曰此所以志也時恭簡公勑窣理窟𠊨淪誼淵講席鬱興負笈塡委君入陪鯉庭沾逺子之誨出從鱣館預占師之祥怡怡偲偲外晦内蔚凡所指授廓然神解覩鳳毛之煒煌式表丹穴相汗血之奇駿乃窺渥洼恭簡甚隆愛之謂府

君曰是佳兒誰為配者擇於甫里嚴氏有未笄之淑迺
委禽焉為嚴孺人孺人懿善娟秀口無異聲動自裁矩
賓筵委蛇閨幨匪間亡何君以明經補邑諸生有司第
藝輒褎然上列聲聞蔚跂為東南之冠荆寶垂剖而妒
玉人郢雪就調竟摧下里屬先府君捐館舍君哀毀柴
立幾於滅性服除餘哀成瘠移思溫故恭簡憐之令入
補太學郭泰之薄游東京坐傾六館田巴之縱談稷下
立廢千人然君素饒酒德浸淫成嗜嗣宗欲澆其磊塊

佛大兾親其形神美疢見膺終以不藥恭簡痛推友于陋第五之終夕慮深貽厥傷伯道之無天斯人斯疾喪予祝予乃以君伯兄之少子恪為後茂蘭雖隕於多露勁草獲表於疾風孺人失死自誓茹荼内甘委心重泉錮跡秘閫㲃然在堂藐焉在帷潔滫而前庶幾漢中之孝丸膽以誨無忝河東之規恪既有室業復成立曰可以下報乎屬若末疾怡然委順逝者而識握手若新君生於弘治甲子九月十五日卒於嘉靖戊戌七月二十

八日春秋三十有五孺人生於正德丁卯十月初三日卒於嘉靖丙辰三月二十日春秋五十子一即恪娶陸氏故太宰公完孫繼娶顧氏給事中公存仁妹女一適王世貞君始宅穸恪實繈褓士禮迫而僅舉幽石闕以無文孺人大歸始舉合祔追遠則嚴嶶辭目慎終則慈音在耳乃謂世貞子其銘之夫畀不述尊則橋玄胡以見誌内絶稱外則柏舟胡以聲詩君抱幽玄之德孺人挺孤貞之操俱以盛年就屈短道齊旌不拓永矣丘園

之貲秦臺未築惜哉懐清之志凡在踈戚俱為咨洟况

屬甥館與於斯文者哉乃作銘曰

於惟魏君梗梓天植滋於禮門不扶而直曾未楷棟如

何頽折翼翼内子從一而終毀質梁寡托盟衛風存以

立孤逝則報公古悲丈夫蘭摧玉折至言令婦蘭心玉

質究其娩矣千秋之室

明故處士沙洲歐君暨配孔孺人合葬誌銘

蓋處士歐君有配曰孔孺人云歐君以嘉靖戊申卒其

明年庚戌塟道園山丁癸之原而子大任已稱知名士矣大庚劉公節為誌其幽而南海黃公佐復為之表其墓居二十三年所而為隆慶辛未孔孺人始卒大任自光州學轉邵武教授棄其官迂道匍匐千里而近叩不穀廬以黎君惟敬之狀合二公之誌與表而請曰是役也將奉太夫人以從先君子藉吾子之寵言以不朽地下也不穀者大任友也夫不知其父者知其子而不穀又何辭盖歐君之父曰將仕公慎年且老矣而舉君君

為第五子髫而失將仕公又後先失母黄生母盛獨𢈪
母霍在為君弱不任也而子之孺人歸於君則相與㸑
㸑共奉霍謹甚君既廢著業益損孺人乃佐為家所居
陳村有荔枝龍眼諸竒卉果流俎天下謀以易饒孺人
即脱簪珥充十一資君難之孺人曰財貴流轉不息以
為器則用滯矣君為人善心計能偵伺物賈直低昂先
時而消息之孺人勤儉强本力畜課督臧獲墾蕪土成
上腴即寸縷粒粟無漏也孺人恒操毋而君時流轉其

子以故家稍稍給君有四丈夫子五女婚嫁以時又次第搆草堂傍舍益拓畘畮所出不虞伏臘皆孺人與君成之也君念不及其先歲時饋饗俯謁流涕孺人潔粢盛而薦之未嘗不相對泫然也君好書斥買至數千萬卷庋而授大任等孺人目不知書則亦好書以間伺大任等讀獎脯勞賜相繼而扶其惰者大任等業遂以書顯矣君前後所為義事非一推金同賈者李巳又推其舍鄉人李巳又代其諸兄治壟墓舉其先六喪俱於孺

人乎資無難色君歿而孺人專為家其政益肅從子應軫廢徙抱旗山孺人築室返之曰吾不忍遂寒吾君肉也又衣食其外孫馮志仁而時流涕撫之曰丈夫豈長貧要自能奮耳大任數困諸生不第然益有聲孺人知其以不利時故為委曲慰解既授揚州訓遷光州時念孺人老謀自劾歸孺人移責之曰吾健噉決辟纑倍若婦何以念我為若毋我五十載而不以百一報上恩胡悖謬也大任乃囁嚅不忍遽請而孺人一旦以無疾終

孺人篤事佛口受佛經俱成誦食少葷肉而不輕施僧曰此曹皆游食者且吾安能輕用歐氏槖也歐君為詩文醞藉有法所著家禮雜議保家録各一卷賦詩箴銘賛頌序記若干首藏於家自大任諸生時君遣束贄事黄公佐曰公今賢者奈何當若世而失之以故大任雄於詩文多大人長者游世貞曰歐君跡在農賈閒乃内儒術其談利至析秋毫矣一旦而嗜義則利屣脱孺人心奉佛豈不亦希覬嚮往哉而不輕施僧何也他事行

志業往往同之而此少異者以為陽數陰翁之性故然孺人所不輕者不義施也不然而推金同賈者已推舍鄉人已又代諸兄治塚墓舉六喪數取資內庾而無難色哉彼歐君一鄉人耳而數稱於大人長者孺人晚聲與孟母共姜齊毋亦有子之驗耶所謂四丈夫子者長即大任次大鈞大謨大猷大謨為邑諸生大鈞先卒五女者壻周池馮道傅劉梆謝敬脩李大弼孫男五女九曾孫男一女二銘曰

夫為德而謀於邑也婦為德而謀於室也較若一也而二人以而子有後也而子以而二人不朽也式相佑也鬱如者而鄉也礪如者而藏也永即康也

明故太醫院吏目徵泉劉君墓誌銘

劉君諱坊字朝禮别號徵泉君之先自汴而徙於吳之長洲高祖少宗伯文恭公鉉以文起家遂為長洲著姓三傳而為贈君黙娶陳淑人生少司馬鐖娶都太淑人實生君贈君九歲而棄君以委少司馬俾就學少司馬

器其材亟稱曰吾先人不亡也而是時皇甫子安有人倫鑒亦材君謂贈君不亡也然君旣就室而少司馬尚困諸生益貧窶君上奉太夫人而下撫昆弟稚妹日三商而不及食會中表有以財傾君者君歎曰柰何遺老母餒憂大夫亦何必非計然哉乃稍營子錢所厚家南走嶺外轉積居著甚設君本不較量圭撮而務爲忠信出入以時消息廉者五之子轉爲母居數歲遂成上賈而君頗憙以文事自寬恒不廢書尤善於軒岐家語是

時少司馬用令高第入給事中矣君一過都省視遇例進太醫院為吏目上方更建永壽宮給事司糺察而公行護將作吏士兄弟序武禁掖時人豔之宮成論遷得御醫少司馬嘗屬末疾悉謝諸醫而以公起曰吾弟之所察色順志居起服食則無非𡽪藥者以故起易也而都太淑人病且革君籲天而懇代亦愈然竟以倦游請宗伯為徵藥給郵置歸君遂不復出矣久之少司馬病辟痱捐館君固以鬱鬱不樂尋都太淑人卒君慟毀欲絕

者數四感疾竟不起春秋五十有六君貌臟皙豐下動止自矩其宦游時有醱而美者詭君以千金之橐顧備媵君力却之家所手起不易為揮斥而其嫁女弟橐恒實諸婚嫁必雅故不以暴富貴浙有爵弁馮者死於吳君憫之為調棺殮護至家不復問報也奴稍嫺服鮮履倨而斜睨者即訶之曰若亦作司馬態耶盖環劉氏而里者亡忤言君故乃得長者稱君娶於胡有丈夫子五以六世祖解元公政之用春秋殉節也俱令習春秋且

成矣徒娶陳為鄉進士大淳女儁娶支為儀部可大女僊聘李為鄉進士應祥女佑聘黄為鄉進士學思女仍幼未聘女三其二適諸生陳禹謨湯時升一未字孫男一其墓在某所徒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而介儀部君以狀與幣來言曰唯先子之習於公也敢以不朽請予故因少司馬得再從君酒所温然愷易人也少司馬卒余為之銘神道之陽而今又忍銘君之陰耶然銘少司馬而無媿色於國銘君而無媿色於鄉則可許也

其辭曰

匱而客游饒而宦游以儒緣之居名士流吾旣以志司馬於明而志君於幽嗟嗟其無忝於一丘

贈登仕郎鴻臚司賓署丞古沙朱君曁配王孺人

遷葬墓誌銘

朱君本儒罷邑諸生而爲其醫訓科有冠服以卒君靖江人也卒而葬邑西郭之西阡而其子正初日夜憂之以爲是江腹安能無虞於齧耶居十六年而得吉壤於

江陰之東郭外西麓又一年而正初為司賔署丞封朱君如其官乃乞誌銘於余曰且以待徙也而又三年正初自太官丞出為王國内史歸乃始克徙而奉其故妣王孺人以從按狀及志君名習之本儒其字其先為太倉人有仕元而海漕顯者傳子都水監虎虎子樞密院判完完次子荆州守源澤源澤子政和簿明遠實始去吾太倉而家靖江遂以貲雄靖江稱甲族明遠有子彔彔子巖入粟助邊為太倉衛指揮使巖子軏鴻臚序班

而君之父也君少警穎甫踰丱即能屬文十五補諸生而指使公嘗讌客客至百餘以屬君行酒亡不得意者以故指使公才君而欲屬之家會君父罷序班歸指使公老矣尚以氣豪故多里中讐讐亟中以危法序班公念指使公老不任獄而挺身出就逮讐得以移禍更四五訊牒不解且論報君曰急矣乃以奇策走序班公於荆楚而身就繫官急君以當得序班故前後搒掠無筭卒不言走所久之事益解且白矣而序班公卒以喪歸

乃脱君於獄里中人廼更服君孝而君自是廢諸生業益習計倪白圭家言君不務求苛取而時操其竒贏亦會有天幸産益拓邑令始舉君醫訓科而稍親近之君能精心為令識察民隱前後二十年令所疏情公益熟而即有不得於理者君亦為左右之俾脱民口然不自見操邑吏權以故有賢豪長者之譽而亡可摘為怨君性好施予於宗姓中表閭左雖不能人人滿所欲然待君而起者不少矣族兄雷病金陵邸中且死君挾醫而

視之剖素裝為置美棺而雷起無恙君亦不問棺所在歲大水君出廩粟以繼中水者又歲出粟助役前後累數百石其二弟好學而迂不能問家君始而疑之既任之曰學不憂餒也亦竟後先成名君娶於王為江陰著族節儉善女紅不妬忌然無子有二女而側室何舉子即正初王愛之如其出先君十一年而卒君後舉三女其一亦何出也君卒之年六十九正初為人慷慨赴義談論舉止有君風而文采過之餘具前志碣中銘曰

事固不可知而奄然以歸耶誰謂而纍纍于大江之涯而乃有七尺之土以封而乃有一命之爵以榮而乃有片言之銘以無窮猗猗朱公不遇者始遇者終耶

明故處士閒谿朱公暨配宋孺人合葬墓誌銘

朱處士公者諱惟新字本初别署曰閒谿人亦稱之曰閒谿云其先自洛徙為崑山人父曰祐有四子處士其長十九娶於宋是為宋孺人處士鋭女也丈夫子一曰熙洽娶於沈為邑諸生賢而文數上未第女二適陸承

德毛禧孫男二女一適張文柱宋孺人之佐處士公四十一年而卒年六十俞君允文狀其行埜而虛其左弗克銘又十三年而處士公亦卒年七十二將以某月某日埜於某地文柱實狀之始以銘請不佞蓋文柱之稱處士公謂受箸日產不能當宿逋半而能精計忍訽時時操奇贏之息力夕以佐晝鮮出以償入蓋三徙居益斥買田宅為著姓而急公家之賦歲事畢先諸邑氓輸曰吾安忍一日而庋縣官物哉且令吾前公家食新吾

詐甘之生不輕為施予度所當施予者即不待請而心諾也長女之倩死亡何女亦死亡後後先為營喪葬里豪龔處士公者數出奇冀中公公不為備亦不為之下竟不能有所中而解允文謂宋孺人敏惠才淑通書大旨曲事其嚴舅姑以孝聞其治生操縱有法處士公負其才高而所心揣默識往往出孺人下又能檢誨熙洽為名士而有所補於處士公使薄怨家漸起矣乃絕媮衣鮮食之好以勤儉終其身蓋二君子核於文辭不妄

許與而熙洽之賢而文為之前者可信也余既善熙洽又吾弟嘗從受易誼弗克辭誌而銘之曰

疇為而之儷相而有家乃弗永媲疇為而之器嗣而有聲乃弗早貴而所拮据弗盡享之以遺子孫餘而子安其居而二人安其壚曰是惟朱氏之樂都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一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八首

明故處士雲槎張君墓誌銘

歲玄黓閹茂之正月雲槎張隱君卒先是王子嘗髙君之才若行而為之傳矣君諸子鳳翼等泣持袁先生魯

望狀來請其墓銘曰治命也以再辱子幸圖之先骨且不朽夫余讀袁先生狀而愧余傳之未悉也又辱交於二三子也深奚能辭故爲稍隱括事畧著之銘而刻其世裔生卒婚嗣於左銘曰於爍府君孝友之枋始籍鍾離寓公平江代爲甲族厥業穰穰至賔鶴翁而始大光駿發鼎材李子獨臧英英朗諳如璧如璋既克箕裘乃懸弧桑匿跡計然溥遊范陽知關時用操贏過當閒推其饒以俠自將袪服叢臺怒馬長楊招要浹門氣馳聲

降繹歡千端更態百方忽爾中惕接淅南翔之子在途家嚴在牀誠孝所格殆卹能慶戒謂勿藥汝無即康不有行者誰佚余肪君拜稽首經營翺翔至止毘陵暴容見傷爰喪資斧以逮寓裝精鏐唯千業為代償同舍曰嘻傷惠弗祥君曰毋寧余顓盜創君既倦游返政於鄉何以怡尊鮮毳甘薌何以繼物貿遷有亡乃室乃宇乃堂乃皇乃藝圃場乃儲餱糧降割母氏嬰此貞瘍刲股以羞厥恙猶遄君有至性曰篤不忘温温令恭婿於鴈

行有友遺孤轂之賔庠有宗嫠婦餙之異粻㷒者我㭪
飢者我粻然諾丘山黄金粃糠排難解紛不有其襄晚
始委順夷猶尚羊日屐而登虎丘之岡或臺於犨或湖
於航匠心為規暢曲通旁手句脣弦自然宫商白雲廻
空要眇激揚命謳呼盧雷飛籌觥扶路歌嘯幾傾吳閶
醉謂莫生汝吾葛疆吾食吾餘豈其敖荒凡君所治胃
脯酒漿盤悅礪觴鈎膺珮纕起雅砭衰物莫能昂入君
之堂沃若蘭芳左圖右書金薤琳琅敦彝匜洗自然文

章青碧注射星河垂芒揖遜殷夏周旋籀倉君有賢助
差池頡頏其滕嶶音三羆繼祥歘奮詞林騫鶚鳴凰伯
也奐朗爛如春英謂仲挺秀若秋之霜季亦千里目彼
汗血譽馳芬流不脛而驤三事九賔守君友邦以時起
居千旄溢坊君如弗聞避世東牆笑造物者謂君披猖
遽奪其年淹然永喪含飴抱酣言歸混茫硜硜陰都蔥
蔥幽房厥木惟喬厥土玄黄卜宜孫枝奕禩載昌是曰
處士張君之藏

張君諱冲字應和其先鍾離人後居長洲之郡東里

皇高祖考賜曾祖考彦達祖考彔皇考賔鶴翁準母

李夫人生以壬戌某月某日卒以壬戌某月某日春

秋六十有一配葉氏又許氏子鳳翼獻翼太學生燕

翼郡學生女嫁長洲庠生韓世延皆許出

明處士王守愚暨配蒯孺人合葬誌銘

吾郡盖有晉陵王稺登云而當嘉隆間稺登以文章名

出世貞上乃一日手其先處士君狀踞而請曰唯是先

子不朽之計以累下執事世貞謝不敏則又手其母蒯孺人狀踞而請曰往先孺人之塟也實在梁溪薛大夫實銘之而以先子治命遷今合於梅灣矣敢藉先子之靈以不朽請則又謝不敏曰吾何以不朽為而父母藉也狀固已饒之雖然吾而友也其敢辭按狀君故烏姓在春秋間以力聞者曰獲至唐五代而有重胤震者立起戎伍領大鎮又十餘傳而為金安公家常之江陰從中貴人使西洋溺於海得一壺以免故事出海則給符

歸而失符者論死金安公懼棄其家逃之蘇變姓名曰王翁家人稍蹤跡得之盡棄其田廬以從金安公有子曰真真有丈夫子七人曰洪又壻於王遂益冒王氏洪有子曰景宣君其長子也景宣公好談神僊冲舉時時裝為道士服不問家家日以削而會君年十四即委之使受旁落之政居無何歲大水君行視諸子田家坐沈竈下出生薪豆粥相勞苦槖錢貸之使緯蕭築堤以捍其年君田幸獨無恙米又驟貴而諸子田家爭償貸錢

錢有息家用是稍舒矣君甫娶蒯碩人而景宣公歿君益得為政奉母朱夫人與蒯碩人相率而為勤儉其族豪以侈相雄長為俠游君晨起周視僮幹勞佚策算出入即蒯碩人姑婦皂綈荆笄以偶諸于繡鬋閒各自得也而君益起家家與族豪埒葢十餘年而朱夫人亦病卒君瘁瘠不廢禮喪葬咸庀既而室其季之未室者家其女二弟之未家者以次均槖中裝授之已又念常為故里推室廬季徙著以家家焉君往之未幾而趙司空

有浙西役從兵驛騷甚諸富兒莫之無所出相率空戶去君獨灑掃庭廡具薪水以止宿者且為醪肉糗精迎犒其魁曰甚愧不腆亡以待諸將軍實勞諸將軍擐甲胄而禦圍我我何以報則相戒主人翁長者謹護之郊其馬毋使溺主人翁庭中臨别嗚嗚泣不忍舍走視他富兒廡牕柰咸爨下材馬通幾平階矣君之初徙舍既入而前舍人留一病奴欲以嘗君君為具枕席善飲食之曰幸安此毋急去也奴病已泣謝曰吾主乃非人哉

欲死我以累長者久之奴卒與他隣鬬以死他隣坐破
產君天性故篤厚以是益孜孜好行其德不倦然而卒
用軍興故數羅大徭產益挫既意不自得復廢常著歸
蘇而會蒯𥫱人以疾卒長子穉豐婦又卒君愈不懌推
家政穉豐而縱身虎丘石湖諸名勝地斗酒自勞悲歌
長嘯人莫測也王君雖游什一乎顧其少時嘗誦書危
冠褒衣步武尺寸口不挂貨殖而特重然諾諸欲解詛
者得君一言若神明君又篤内行至性孝弟朱夫人哭

景宣公喪明君旦暮舌舐以冀其復所授室李者先卒為挈其孤成立宗黨緩急有所假貸至再折券無倦色君殁而其里思可知也曰疇奪我王彦方乎哉乃蒯碩人以拮据佐君儉先意佐君孝凡所為推産捐息世以難歸君者皆自碩人發之吳俗好媚鬼碩人獨不媚鬼至終其身門絶巫覡跡亦可稱王氏内則矣君之卒以隆慶甲子得壽六十有九孺人卒則先以嘉靖己未壽六十有四子二長即穉豊有儒行能繼君之業而息之

始娶於馮繼娶丁子一曰無由聘金氏次即穉登爲諸生升上舍入直史館且顯矣娶陸子二曰無曲聘鄢陵教諭殷乾女一曰無回聘太僕寺丞徐玄成女女二適劉佩何銓孫女三適舉人黄學思陳心學者穉豐出也適和州學正文嘉子元善者穉登出也嗚呼季次原憲能自致其名於里閈彼意猶有所近之乃王君務削其近以脩隱德非附青雲之士焉能聲施後世哉穉登可謂善用孝矣是宜銘銘曰

是惟王君與𦘺碩人之所寧止侈其隧廣其里穹表而

侯賁以為不信視君之子

漁江沈君墓誌銘

沈君諱文楨字時幹先世為鄞名族至其父廷以貲入

邊授宣義郎宣義公娶於章矣已置貳其生君甫二月

而孤君少弱不任學既長而好之折節從經師開丙舍

羣子弟之有文者數擊鮮召賓客為文酒會以貲赴人

之急若流退而不復句校其中外族多豪貴歲時間遺

不貲以故千金之著日損君夷然弗屑也生習書其於方丈大書愈益工而會其叔父應奇嘗以書事毅皇帝官中書舍人君不能無中豔又自負其技益置槖北游京師居二歳許無所遇槖裝行盡君顧視其腕笑曰謂君中書不中書耶大丈夫何所不托跡歸而斥餘著募酒家傭列肆錢唐西湖周行甈甕間意殊適也胃脯洒削至擊鐘鼎比素封吾得常隱是閒足矣而會酒人多負進故習君弗肯讐君亦莫能誰何之槖又稍稍盡率

貲減十之五乃又謂其舍人曰家東海即不能署高陽長庑幾雄於漁師哉以百金治餘皇他器物罟網米糈稱是漁而獲一巨蟹若三石盎竟不得一魚以是益困貲率減十之七乃買他舟魚膾枯轉鬻杭越諸郡魚價輒不登最後一歲遇霖雨鹽驟貴而所買魚過時不得暴暴又觸烈日盡餒臭強負至嵊山中賤鬻之僅獲榖麥十餘石綿數十鈞他果菜數種竹木器數十以是益大困歸而貲盡不能賈諸傭徒盡亡去君内恨為杜門

者數年而會有子明臣稍長能屬文君顧妻女啐啐無所出輒撫明臣項曰兒在何渠憂貧而明臣亦自刻厲抗顏人師脩帛奇羡輒以付酒家稍稍取之矣君家芙蓉江其西為平楚亭稍南為緑兩溪北為鏡水門横塘表之在在足魚蝌君興至輒釣得魚輒酒因自號漁江云或謂君不當復稱漁耶君笑應之曰吾鄉者誤吾今乃始知漁夫王弘之吾師矣盖君屬末疾歷夏秋未愈而明臣當應試泣謝不欲行君亦泣執明臣手曰若僊

我耶我強自力待若一第起耳夫吾家自安九府君而下逮余七葉矣代有詩書至宣義公益顯至余而著廢隤其家聲余心良苦病所由牢耳明臣頓首謝不可則怫然曰去之毋令我不瞑目也明臣不獲已行行一日而君屬纊時七月二十日也明臣晝夜奔歸痛自搏不死又八年而君配王卒又二年而合葬於莊家壠祖塋之後又十七年而明臣以狀來謁曰無似所以不遂志吾先人者庶幾一日而今已矣以無似之獲幸下執事

垂十七年始敢以不朽請其幸哀憐之余聞君之從孫九疇言君孝友長厚人也母夫人病不解衣而侍湯藥居喪毀瘠盡禮蓋孺慕終身云竭産嫁其兩女兄從子行美傲而狠謂君側室子也重侮之君不與較最後行美亦貧甚君雖貧時時通有無至老死無閒君有子三人其餘子弗子也而獨明臣賢為諸生久厭棄之任俠吳楚閩越閒業工文駸駸西京大歷語海内知有所謂句章山人者而君稱父足瞑矣君生以弘治甲寅卒以

嘉靖丙午得年五十有二明臣娶於史無子以從世父
𡖖之子當户為子銘曰
而何所遺子兮不以財而以安子何所顯而兮以賢不
以官餘子弗子兮無孫而孫何所不朽兮其以余言

故茂才虞子中暨配唐孺人合葬墓誌銘

虞君子中者諱錦故崑山諸生也三十六而殁殁之四
十有七年而配唐始克從之於是其壻求美捐貲以為
葬而手狀來言曰惟而兄之習於虞也惟吾祖司馬公

之習於參議公也而始敢以不朽請參議公者諱臣君之王父也虞之先於宋為丞相雍國公允文於明為兵部侍郎祥又再傳而為參議公臣以廉節稱司馬公善之至老恒相字云參議有子曰封則君之父也君年十三而喪母哀慟幾絶已所以事後母朱如事陳朱有子君撫之如陳出封每詫吾有子使我忘亡使朱忘非已子也而君又篤悌急施從兄金窘於仇中糧役幾破君謂破者非王父遺耶為受半役割槖而償之無倦色從

弟銑未聘君擇名族為之聘力不任娶又割橐為娶女弟嫁於歸中廢著君推餘宅而居之然君之初為諸生未冠也而負儁聲及應應天試輒北居邑邑不自得乃稍移於酒以病夭君所以貧能篤悌急施而不訕者大抵多唐孺人力也唐孺人既已失君數誓死求從地下不得即日夜撫其孤淳泣曰吾不能得吾君矣吾能得吾君之志以授汝則櫝經子諸書而督之誦曰此而父習也閒語以古宿德懿行曰此而父所雅言也示之從

兄弟女累曰此皆而父所援立也淳至二十亦為諸生彬彬樹操行有聲孺人乃私喜曰吾君不亡矣而淳所為遇及試不利狀輒如君又如君病以夭孺人乃大悲泣撫棺曰奈何又使我淳視若子耶已復撫二孫應昌應隆諸所以語之如語淳也然孺人晚節益貧甚而其長女歸求美數奉孺人壻家朝夕共奉且時時説古閨史雜稗官家以悦之而昌隆亦漸偕立矣久之女亦卒孺人乃益不自得又三歲無疾而逝度其年蓋八十有

三也孺人之父曰鉞亦知名士淳娶於楊其守如孺人女三長適即求羨為吾兄世德官南京詹事府主簿次適諸生王道行應昌凡再娶皆顧氏應隆娶周氏孫女一適太學生顧咸康墓在金潼阡祖塋之左嗟乎虞君儒而窮以夭孺人婦而嫠母而獨均豈非天地所稱僇人哉然能以窮見志以嫠獨見節使人惜而肅言之是可銘也銘曰

虞乎歸而唐以合也以面則咄曰媪何人者而就我室

耶以心而始大慼曰故吾匹也乃四十七年而一日耶死者無憾生生不愧死以為唐之夫若子

明故廣東提學副使順齋王公繼室丘恭人墓誌銘

余丘嫂丘恭人卒之三月而諸孤泣謀葬以狀請曰叔氏其辱為志余謝不敢既讀狀肅然起曰是可志也今夫敏給詳幹精刺枲饎饎之役拮据治生曷可不稱婦德焉然要之非其至者若恭人乃可志也按狀恭人姓

丘氏世為吳興人其先有官散騎常侍者至梅崖公經舉進士累官山東左參政梅崖公有五女恭人最幼十二而梅崖公捐館母李夫人特念之偃蹇其偶而會余從兄顒齋公有毛安人之戚遂委禽焉于是恭人年二十六矣毛安人先有三子二女恭人至則稱母擁愛之若已出恭人尋亦舉一子而顒齋公之偏有三子恭人夷其子使無别恭人既内傷無尊婢足奉苐精春秋粢盛以共饗祀而又嚴重顒齋公曰吾安敢以齊體惰見

也顒齋公為封部稍遷贑守為按察使者奉璽書視左
廣學政恭人後先從然無重珥重錦之玩以安公于廉
公用持法忤要臣拂衣歸家徒壁立乃恭人食不再器
器不宿肉曰奈何以口體累公顒齋公藉穡力稍稍有
家諸子次起經業閒時謂恭人不言之益居多云顒齋
公以丁未歲卒恭人履聲不出閾者十九年而家宜之
中外忻忻如也恭人素强無疾疾作遂不起時乙丑秋
七月二十有二日也距其生壬戌得年六十有四子男

七一貫州學生次一誠中禮部會試次一正蚤卒皆毛安人出次一中州學生側室施氏出次一恭崑山縣學生即恭人出又次一善一藝皆施氏出女五皆適望族孫男十緝紹組純約綬紈維績綰孫女七曾孫男六汝復汝臨汝升汝坤汝豫汝豐曾孫女五内外孫無慮數十人先是一誠舉禮部當入對忽病心動歸歸無何而恭人卒時人異之墓在閘頭塘之西祔于順齋右禮也

銘曰

婦德伊何毋襲外權柔巽靜專以相厥天曰慈曰儉曰不敢先噫嘻其賢

故刑科給事中顧公配陸太恭人墓誌銘

陸太恭人之歸於顧也甫十六云而姑王孺人則已倦家政至輒付之曰吾欲以覲新婦能也太恭人精工於女職其衡臧獲固斬斬稱治矣而舅封給事公故卞急客至須酒食不問所從來以責太恭人立辦祖姑偶夫人用陸大夫例養四子所至封給事公則甘太恭人奉

徘徊不欲去指謂迎者曰若有此新婦乎而欲強老人往復戲語王孺人吾婦四不若而一婦足老矣太恭人在髫丱其父處士公奇之曰吾女女也不耆當大吾門偃蹇其配久之而始得給事公以給事公才而女之給事公為諸生有雋聲然不獲志塲屋稍移於酒太恭人婉諫曰君誠壯無事急一第獨柰二尊人鮮餘日何給事公愕錯謝過遂廢酒而益以早夜讀書弗休太夫人為之篝燈拂拭几硯温粥茗尋聲而進之問夜如何其

則曰夜未央也給事公竟用是成進士授行人遷刑科給事中所至清白上疏侃侃激切論天下事有古直臣風以廟恩封父母及太恭人為孺人乃屬太恭人而觴之曰而力也吾以有今日者給事公為行人使歸業已念父母老不欲行太恭人為治裝且曰向所以語君者何二尊人尚未沾也婦自力為共君職則又曰燕中苦寒寂寂遥夜乎復為買一妾佐行至是封給事公觴屬公曰庸詎若即吾二老人亦賴婦故封耳給事公竟乞

歸養再歲而捐館舍太恭人之不欲生者數矣入飲泣撫其二孤屬曰吾未及而之立也何辭以復公地下也出奉封給事中公王孺人則又竊泣曰二尊人老矣吾不强生以共蚤暮而先之何辭以謁公地下也故太恭人出而脩頹以治饋漿二尊人忘亡也長子樅就外傅篤學自勵少子令憲副章志䌖褓間凜乎肅成之誨忘乎無為父者也居數年而封給事公卒孺人備醫禱謹窀穸志物逾力而悦忘乎無為人子者也家人數十百

指男服農女服紅寢不聲笑里不聲怒忘乎無為主者也樅既長入太學有文然困不得第而中年迫邑徭役又坐奴盜官廩當所坐主代償太恭人即為率簪餌裳服復率諸婦裝償之曰物去幸復來勿撓縣官為也自是身不復離機杼矣時顧氏微太恭人立破而久之樅亦卒太恭人嘆曰吾婦而哭吾舅姑固當不幸哭吾夫乃哭吾子乎吾自力於顧氏者三世矣而不一讐何也然憲副君已舉鄉薦又三年成進士復授行人使歸覲

太恭人迎謂曰小子亦行人耶此而父所起官也其務清白毋忘而父之志矣又三年當遷得其司副家人不懌白太恭人獨喜曰兒戇好盡言吾令免夫以憂先給事者憂若矣為刑部郎則戒郎曰人生死若手毋易也為饒守則戒守曰若一嚬笑而一家休戚毋易也憲副君之為守以廉能尤最得貤恩封給事公中憲大夫太恭人進令號偕諸孫奉觴上壽太恭人為一釂曰母以子貴乃貴耳且吾庶有以謁先給事地下憲副君一再

官京師守饒皆奉太恭人以從而最後遷今官當治辰沅道絶逺水陸難太恭人欲請告太恭人怒曰若㬥得國恩弁髦之耶吾一老婦耳而再被上璽書蕢若少塞萬一且吾健未死即死途道奚恨憲副君不敢對强與之偕進次鄱陽而太恭人疾延醫治少損憲副君乃密具疏乞歸養太恭人覺之始曰子竟尼我罷矣命也夫以一老婦而勝君臣之誼至賸先給事心我何以歸也然歸而太恭人疾益損憲副君依依膝前孺子慕蓋居

崑山而邑之為母者愧子為子者愧母而俗幾變居二歳太恭人疾間作憲副君所以祈請解救百方竟用年至不任治而卒太恭人生精勤絲枲不去手食不重肉憲副君之守饒謀以三篚進而太恭人愁然止之曰吾毋事此也令郡饒而守瘠而吾食汝廉即腹如果然奚恨焉憲副君之有稱於饒人太恭人力也太恭人既用勤儉持顧室為婦而母者七十年然好施族黨有窶生緩急請捐橐而周之不忍逆以故閲其笥毋緡錢寸縷

之積易簣時諄諄戒諸婦孫子女强為善而已不及私也當太恭人少時祖姑嫁張氏者歸寧而疫增劇俗謂疫當染即張之人避去弗顧太夫人日為候視扶掖而躬治斂解衣襚之疫卒弗染其淳厚明理乃爾太恭人生以成化甲辰卒以隆慶己巳享年八十有六其先某人父處士諱堅母錢孺人封給事公者諱某給事公諱某字某别號某先某年卒子男二長即樅太學生娶周氏俱先卒次即憲副君章志娶王氏贈恭人繼娶孫氏

封恭人女一適按察僉事沈紹慶今獨憲副君孫恭人在孫男某某憲副君將以某月某日奉太恭人合葬於尚書浦東祖塋給事公之兆而手錄太恭人狀累數千言乞余銘且謂太恭人之事舅姑也有桓少君挽車之節其相公也有樂羊斷機之規其教二子也有鄭夫人以荻畫地之操其貴而能勤也有公父文伯之母之識其嚴於祭祀也有采蘋之敬其樂於惠下也有小星之慈余素習於憲副君而莊大夫不以其浮稱也而志之

且銘之曰

子者婦兮父者母兮于嗟丈夫者女兮悴而中榮而始終孰為悴之表而衷孰為榮之讐而庸我操管彤于嗟吳風兮

明魏先生配李孺人墓誌銘

孺人者沙羡李興賢女也至二十一年乃歸魏先生魏先生父曰鄰水公母袁夫人異時興賢以孝廉稱而與鄰水公偕計吏相得驩甚鄰水公輒為約曰吾子若女

偶乎與賢業已許孺人魏先生則益敎孺人内則女誡諸書曰魏家婦是未易任也孺人頋而髮鬒雞鳴俟舅姑寢櫛之間珮環璆然織紝紅作敏妙無二魏故稱望族多禮敎中外目魏先生有婦矣孺人閑於其家習然哉其婉静恭孝天性篤至大非以習故鄭水公從選人髙第拜鄭水令當攜袁夫人之令也孺人與魏先生侍而是時鄭水公晨興坐堂上治牘矣袁夫人稍已厭家政盖輒委孺人云鄭水公廉於邑無奇羨之入日計口

具鮭菜間一肉而孺人更調而進之二尊人甚甘忘約也鄴水公繇他事如成都屬袁夫人疾巳病魏先生顛瞀計無出孺人不解髺而左右者旬餘親為浣中裙牏廁奉湯藥袁夫人且絶手孺人强語曰大婗負新婦何以報亡幾鄴水公亦卒孺人與魏先生扶服下三峽以喪還抵郡魏先生伯兄來奔哭於寢既卒哭孺人悉橐中貲曰魏先生曰二尊人之遺也其以授而兄畢葬孺人從鄴水公宦游歸乎闚見其私亡尺寸絲枲錢刀之積

數食指力作而共之要以出入畧相當魏先生居猶依伯兄也亡論伯兄安魏先生即孺人所以處先後過自畀下勞每取大者利受纖者乃亦感化之愉愉如矣葢孺人已為魏先生生子裳復置媵進曰吾不欲單其後傷長者志裳丱角受孺人博士家言既成進士推擇為比部郎當迎養魏先生樂武昌社中飲少行意而會裳喪婦孺人謂魏先生留矣吾不忍吾諸孫乃來就裳長安里裳好讀諸先秦古文書夜分未就寢家人耳相語

郎自苦乃爾即復欲應博士弟子也孺人以間槖行裒書室喈曰夥順兒之為書沈沈者稱吾子矣始裒與李攀龍游也李稍遷守鉅鹿及更游吳興徐中行吳郡王世貞間其文詞寡和率相好耳裒不喜飲過予二人輒飲竟醉也栩栩然歸有德色孺人見則曰兒醉二生來耶夫二生者則誠海内士也使爾執御吾為紉轡裒繇是逾益堅孺人中寒疾小間再作遂不起裒慟幾毀質强起次孺人行授予盖聞之徐中行曰孺人二孫頎然

矣從師尚書邸中一布襦寒暑亡他易然恒潔若初服也詧之乃孺人更一二夕輒手自浣漂質明㬥而衣又數邀吾輩陋巷閭不聞庖聲也徐而出酒炙甚具孺人不以貧故傷志不以跅弛跡傷知人明亦甚難哉傳志所載類若陶荆州王侍中母者此其識英雄未遇時固賢然豈亦解稱天下士富貴外如孺人否矣魏先生名正蒙褎然大雅君子也孺人有一子裳娶鄧氏女一繼姒即媵出適龔梓孫男三相如徵如一未名女孫二金

媖玉媖生以弘治戊午十二月十五日卒以嘉靖甲寅五月二十三日春秋五十有七葬其所銘曰

楚之澤沮塗其丘穹如虛厥左以居孺人之愉也且

明故鄭母唐孺人墓誌銘

昔者秦皇帝葢容巴寡婦清云傳稱清寡婦饒財財能用自衞不見侵天子尊禮之制詔有司築女懷清臺夫秦何以容巴婦為也婦行堅至兼丈夫任難矣容之志風也此其意獨為右貲殖乎哉去秦且二千餘年而吾

州有鄭母唐孺人者孺人事其夫望雲君過二十年後望雲君卒教其子又三十七年起貲號温裕家中外斬斬服孺人教亡敢妄訾非孺人而會年小過不應格不旌於乎有司者其未講於古之制意耶孺人生而婉淑有令儀閑織紝饔飡諸女役既笄歸於望雲君君父歿而繼姑性嚴甚少當或故為非分督過欲以覷孺人孺人長跪謝亡狀脩其色悦而後進之而望雲君踰冠則為俠齊魯間多還往海内長者士貧困或素非面君輒

捐槖助之賈少姜歸而散遺其昆季姻戚起大塚收葬
暴骨志不欲令已獨餘其義聲嘖嘖稱人也而其家逦
故不甚廣孺人亡論無幾微左益從容叓其夫施予而
陰力畜補之望雲君旣捐館時有子欽德弱頗負才雋
跌宕從諸先人所遺使爲樗蒱陸博過從倡優鳴瑟跕
屣而不好問家人生産久稍稍落孺人不欲傷其意多
以微言風之或暇輒舉先君事盖悽然涕沾襟也欽德
乃一日悟自艾悉推飲博具謝客生平過從者務孝弟

力田間推其羸什一而息之亡何大倍於本業而孺人即勞撫欽德曰止矣夫物忌過聚焉欽德因儒衣冠而游太學卒成名釋褐其州倅自引歸欽德殆恂恂長者非有攘儳刓詐之習而特饒筭能先時消長所以摹擘累貲此爾然好恭遜多游貴人間往往推百金為壽其當為壽者衆或不徧更相聚望之所厚即偃然亡德而望之者至行説攩拟起獄重相窘子姓驛騷計亡出孺人髙卧曰奚恤哉爾其反行而脩關欽德頓首請受教

竟以是免孺人甚慈於欽德而能節也欽德儉自奉僅專味恒規其出納奉孺人則不規出納思所以備鮮瀡者而孺人性不嗜鮮瀡泊如也病甚出橐而示之亡厚藏金帛絲枲象犀瑰偉珍怪之御僅數白金毗具布素衣曰老人業盡是亡令子孫累珠玉紈綺為飾孺人生庚寅卒距其生庚寅者加二十有二年子一即欽德女一適其孫其其皆太學生生孫女幾曾孫男幾葬界涇南合望雲君之兆禮也欽德銜荼苦授簡於其子使來

乞銘銘曰

界涇之藏鬱葱兮益而之宮兮陪體夫子永即終兮以而嗣人熾隆兮

明故建寧郡守端巖張公亡室吳孺人墓誌銘

余讀詩至小星而知先王之化之備也所謂江汜者其德徧於下矣然亦止於不怨而已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人以惠徧而其媵以命安則亦庶幾乎和哉然施者稱有惠而受者猶稱有命也蓋以女婦之德無所復加

而其可言者亦僅此耳及余觀於吳孺人狀而後知其和之至也雖詩所稱曷嗇如焉始建寧公娶王夫人久之未有子而建寧之父晚翠先生為置貳謀之獨吳氏種多子而賢遂致筐篚焉吳孺人歸而事舅姑以禮建寧公以别王夫人以婉上下安之忘其貳也孺人為建寧公生子一桁王夫人撫之忘爲孺人出也既而王夫人自有子二桁孺人乳之忘為王夫人出也王夫人捐館舍而孺人如其素恂恂建寧公前多避少進不敢忘王

夫人也建寧公為守質明而起治事具餔矣昏而輟具湯飲矣疾具藥矣罷治家大小數千指若畫矣歲時具絲枲絺帛矣建寧公怡然而老忘亡王夫人也吾女弟歸一析之子希九是時建寧公亦逝矣獨吳孺人在而孺人熟視大喜曰老媪不足以辱吾孫婦孫婦大佳媪朽死不憾而女弟歸亦時時亟言孺人賢也既病革持一析手曰人言死鬼神盡妄吾無所見聞亦無苦苐氣從兩脚上奄奄盡耳揮手勞苦諸孫遂絶孺人非有所

授習經傳其履素蹈變終始以禮有闇合者焉君子以
是知建寧公之和之至也建寧公諱文麟先孺人七年
卒孺人生以成化丙午正月二十二日卒以嘉靖甲寅
十二月二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九去卒之二年權厝於
建寧公墓又十五年而始卜葬於虞山北石城里之新
阡有子一即一桁太學生娶徐氏女二長適尚寶少卿
徐履祥封安人次適太學生李元紹孫男四長即希九
國子生娶吾女弟為先御史大夫公女繼孫氏次希齊

邑庠生娶南雄李守而進孫女希敬娶秦光禄有成孫女希厚邑庠生娶顧少參柄女孫女一適錫山華鴻臚復誠子府庠生之亢曾孫男五紹慶福慶衍慶積慶善慶俱未聘曾孫女七長適雲間康別駕學詩子時萬次適陸經魁一鳳子重科餘俱幼銘曰

孺人之宫土厚而豐有藤樛中芝蘭外叢孫枝芃芃以寧而建寧公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二